



10002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議

駁龐劉東事議

係

酒作

書

三山陳氏

南海龐先生尚鴻天下慷慨有氣意人也嘗得其在

京師上晉輔太宰書剛正不諱頃從蘇門楊先生得

其上三院劄子似有深慮而中稍違情事其劄曰東

封背盟朝鮮告急舉朝以為當援議調浙兵業有成

命矣鴻獨以浙兵不當遣者三關白踪跡可疑者十

寓林集

卷之二十一

一

朝鮮不當援者五不肖以為非然也夫浙第當論有

兵無兵能遣不能遣謂不當遣非也夫浙所衛屯營

皆劍戟戈楯之卒以儲衝禦何謂無兵無兵者謂有

兵而不能御與亾兵同浙之兵嘗弱矣乙卯倭奴焚

掠以來胡總都合三省之銳以盪之後稍練習浙兵

浙兵遂稱強而頃者調援寧夏調守天津卒聞先登

者屬浙兵然浙兵情時勢今曩不同往者自撫臣吳

善言減餉致噪而氣橫甚矣院司一時不敢詰折心

柔下之迨西蜀張公從一切苟且之術名能安戢法

不盡伸也。每觀其陳衛出入，輒數百人，非有膽略人也。後借它名以縛其中，猶愚而殺之，中實未折也。幸此輩謀本無鬪志，東南無警，渠亦自畏罪戾，妻子相繫，故稍稍帖也。今恐不能旣恃曩時之驕，又度中有事，必待我而捍。寧夏天津，奔命勞苦，無所告訴，先登之功，聞爲有勢者所攘，未獲上賞，意固懈矣。以驕氣發，懈志恐遺之，未必爲用。卽往亦不能無驛騷逗畱之事。叅戎而下，愚亦不敢知。然上受文吏奴隸而下，不得不侵牟。軍士非統綺，則市人非債帥，則狙獍有氣負者，必不來居。是官中間智略明信，及驍勇絕技之將，爲羣下所推服者，何人？卽有兵，誰爲之御？平居猶鼠其臥，一旦令從千里外赴鬪，俾之用命，此必不能。所謂亾兵同也。有兵者，第當論兵練習，何若將能御兵赴命者，何若？兵若干人，其本郡縣城守幾，從遊擊將軍防汎幾，可調遣救它方者幾，倭來敵倭者幾，今曠賊必發，防曠者幾，果可分力他援，爲上所指揮，此謂有兵也。又知今日之不能也。天子通天下爲身，胸腹腰股，隨所在痛，亾不致救，不當有擇。同室鄉鄰，

第在守臣審力饒乏而應之無使失策釋浙倭礪慮  
遙救朝鮮釋同室鬪赴鄰勢必不能不能則亾可遣  
非可遣而拒以爲不當且撫臣奉 天子威力控制  
兵 天子左臂有急右臂不應 朝廷下尺一自撫  
臣齟齬不受命始何以督下豈謂有法紀乎第今日  
陳其難遣他日思可足遣與能遣之人自撫臣始夫  
撫之爲言非全用兵政謂能撫兵可無用非可無兵  
而撫且官以軍門爲名豈書生不知兵者稱是 朝  
廷用人一切以資望推擢未聞思撫軍之稱論其可

者故今幾省撫臣五六告罷非彼退誘傷體實緣不  
任今日之辭猶賢于他日之敗第當明言臣才能可  
安常不能應卒不能有御兵術臣實亾病不當托病  
解去與雍容日前雍容幸無事與托病解去之人衆  
愚所謂不能遣也其謂關白踪跡可疑十長首尾侃  
侃言之甚奇彼非疑關白疑朝鮮通結關白與石李  
沈陰謀敝中國此更不然朝鮮臣服中國久矣是外  
臣也無故何得生心愚卽未涉朝鮮境然聞之人言  
其君臣國人皆文物詩酒養安耽歡樂人也本無逆

萌其無事與倭夷通詿販往來情有之然定不與結  
逆事在亾疑亾疑而猜之未能制倭又復外朝鮮令  
更心生決不可也往者救朝鮮平壤王京之捷朝鮮  
佩上德無算間爲我救援兵蹂踐凌掠甚而含怨者  
亦憤憤今以王師救援名義又倭見侵迫勢必望救  
我又度我必救故怨而亾叛若示以疑猜彼外苦倭  
內憂中國疑而剪之又窺中國弱不足倚藉關白勢  
橫不得免兩面受斃而去可疑就可畏勢不得不折  
而入于倭是我推臣與賊而翼其虎也今方併朝鮮

力制倭猶未能又復疑朝鮮疑而無制重以兩敵京  
師不大搖動乎使誠有疑第當壯本國謀有以制倭  
朝鮮何敢有他亾疑而啓疑驅使附倭失策甚矣謂  
朝鮮不當援更非也書曰詢謀僉同又曰稽于衆夫  
朝鮮危則遼危遼左危則京師震搖此必然之勢舉  
朝知其必不可無援何得非之夫事有情無形衆目  
所不及見亦有利少害多衆人見不盡則我違衆不  
顧斷然去此今倭危朝鮮有形其不援則全害無利  
安得違衆論不援也且不當援一議不在今日發蠻

夷相攻。不足以煩天子之使。此言遠夷小攻。不波及我。不足爲煩。又蠻夷非臣屬者。比臣屬矣。何得無援。第始當度能援。則援之。不能第勵我封守。令朝鮮自爲禦。而揚聲援。我以伺其可。不當輕發兵。非不當援。今已援矣。又云不當棄前德。貽後禍。深朝鮮怨恨。迫使入倭。禍立見矣。但今援之非策。援朝鮮在經略得人。孫經略名義清矜之人。非將材也。始旣輕遣之。今未聞無功。方謀裨倭。又以浮言輕去。使無罪之人與石並摧。石反見原。傷天下義士之氣。雖有頗牧。必不

爲用。且近又添一督撫朝鮮之軍門。尤大蓋。更將有變。夫軍門第當以經略禦倭爲名。使朝鮮得展其力。以奉我而無猜。今竟曰督朝鮮。夫天王大夫加于列國諸侯之上。今遣重臣臨督之。盡國之君臣兵糧。惟所控制。一不當則爲逆天子命將。置朝鮮君臣于何地。彼方恐倭。我又挾其國而王之。與境內等。彼虛王無權。必且疑我。竟欲有其國。如是則名爲天王。彼疑畏與外倭同。而較近。患將無謂附倭。便是大危事也。此所謂援之非人。與非名。不益且爲害。非不當援也。

乃所云聖王內順治而外威嚴今 朝廷可憂當百  
倍于朝鮮今日之憂不在朝鮮而在蕭牆內則確論  
也嗟乎孰從而聽之本兵之愚餌 主上迷惑利害  
甚于市猾而 主上不問也又似陰喜石而反逮孫  
九卿臺諫諸臣向極論石之欺誤卽不行猶屬有人  
昨所會議公堂覆奏者無一威稜語遂使 主上覆

石而存之天下得無窺 朝廷危豈獨一關白誤豈  
獨一石星乎真蕭牆之憂也復以浙兵論卽強可遣

然昔何以弱而敗今何以彊而勝昔安常今屢經兵

革昔不習今習亦猶越之君子六千同前亾而後霸  
存乎嘗辛苦練習今督撫而下諸叅戎偏裨各令舉  
所知勇略技能人必不能舉姓字其侵牟則不令而  
齊何以調遣使用命若各以智能控御不相侵漁無  
減餉無混功罪則此方有兵可用彼方無兵者可遣  
使救也方方有兵方方皆可遣心手相識指臂相使  
又無事遣也舉浙而天下兵可知也世固不易得遣  
兵者然誰爲擇將帥材而遣遣兵者乎所謂蕭牆之  
憂也天生英雄不盡諸葛之材猶曰集思廣益周公

三哺三握下白屋之士愚安得以白屋而置杞人之憂舟中無事又因龐先生劄子漫論之以爲洛陽少年憤激之譚則臣年且逾壯矣

加納遠生議

今天下統一法紀長養人材惟學校之途清耳近以遠事起徵兵益餉賦急民愁大司農苦縣罄不支開一切加納例賣官陞級舉前世苟且之法無不搜行亦不得已權計耳乃戶垣條疏忽有加納遠生一欸凡富民子弟輸一百金入縣官卽許列名學校與諸

寓林集

卷之二十一

七

生一體赴考嗟乎短士氣壞法紀一至此乎夫海內之抱才負穎與白頭攻苦書史之士時命偶舛孤寒寡援愁嘆牖下者何限今使銅臭白丁以百金而岸然在縫掖之列是富民皆儒而學宮爲市也語云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與孔子惜繁纓之意不大刺謬耶且納者竟赴布政司而後移手本學道則

朝廷督學官職掌何事余請撫按兩臺亟疏停止或以初奉旨不得擅停隨出示自今上納者郡縣官不得給文竟赴藩司先申文學道并本生年貌同廩



生結狀投遞如係身無過犯聽本道面試文理稍通者方許寄名附學候歲考定奪然後知會藩司許其上納則亦不禁之禁少伸士氣矣夫遠生之名亦非有志者所甘也

### 宗室科目議

高皇帝天潢之派日演日繁宗室子弟祿食不贍其才者不得偕有司薦奮身功名上之寄情詩文翰墨抗顏千秋不則耗之聲色狗馬游俠爲羣其氣將驕不可制庸人不得偕齊民之業以代租稅迫而饑

寓林集

卷之二十一

八

寒又迫于無所之則有黜駭不可知之事官府弗能束管理弗能諭也余觀江右往往見告則天下宗藩可知易窮則變寧無道以處此荆公有言祖宗親盡則祧而况子孫今使無爵庶人一體齊民俾作生業則資身有策人樂爲善而才者就試有司班章縫之列一體應試高等者予以廩貢幸而遇則登賢書効一官則才不才各有所藉俱足以代祿之窮今江右之膠庠亦旣濟濟幾百人矣河南中式與江省中式者有人矣而諸生輩啾啾以侵其廩食科貢之數

為言論者難之、余謂

朝廷愛養人才、而破格以待。宗室之子弟、不失為親親賢賢之盛典也。宗室能文章者、卽予之廩、以次貢、而以鄉賢書薦、何不可者、但此一人耳、無二職、則無兼俸、其領宗祿者、弟子以廩生名色、俾得入貢、而食廩者、不得重支祿、輸貢期、必若干年、國家卽為宗室增此一士、而不侵本學諸生之名額、鄉薦時被升者亦為。宗室增此一士、而不侵通省諸生之名額、至于任職支俸矣、亦不得兼支祿、其以禮致仕、不富林集

卷之二十一

九

以賄賂敗者、仍許支應得宗祿、以養其廉、而宗室中有黠悍不馴子弟、自管理外、仍委以照本支一派、嚴分訓之責、則旣可以代祿之窮、無煩度支、可以育才、展其用、益固維城、可以弼教、錫其類、無虞悍暴、一舉而三善備、法莫良于此矣、至于宗學官、不必添設、卽于郡縣博士、分隸俾與諸生相摩相齒、亦教化之務也。

以上二議、予督學江西時、曾聞于兩臺、欲其疏聞、而文武場鞅掌、不遑、兩臺遲回、未舉、予計以所職

掌疏請亡何轉官湖西卽引身歸田不遂行書此  
以俟後之掌學政者存一公案度遠生今必止而  
于室室廩食科貢之議未知行否也時萬曆戊午  
論

漢高祖論

漢高帝起微細善任使平一海內三代以降未有若  
斯之明大計者也而獨暗於呂氏身後之禍何也夫  
亦事變未形明有所不及帝亦不能懸斷而蚤除之  
耳。蘓子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

寓林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夫呂氏之權熾於惠帝之末年呂后固怏怏泣不下  
平勃蓋假之以寬其心計脫目前之禍而於國家大  
事姑置弗論是勃者危劉氏者也則帝安能前知其  
子之必死而有呂氏之禍出耶帝既知其禍胡不卽  
去呂后而復屬之遲回却顧之周勃以危之帝所謂  
天下之至愚者也必不然也余曰帝之以太尉屬勃  
也蓋慮孝惠仁弱恐狡猾之臣得弄竊其間而特以  
厚重少文者鎮之固不知孝惠之蚤夭而其禍之至  
於此也其不去呂后何也蘓子曰爲惠帝計也余覽

已事古之賢聖之君誠慮其子幼冲爲宗廟社稷危則必托之於忠碩老成之臣如武王之畀周公并後主所以委諸葛武侯者計不出此而乃以艱難辛苦之天下傳之六尺之孤而置之於婦人女子之手使之專擅國政以成莫大之變茲又天下之至愚者矣余曰帝之不去呂后也呂氏之罪狀未彰也且帝爲布衣時呂后所與帝共甘苦者罪狀未彰而迺逆誅其意舉其素所共甘苦之主后一朝而棄之則呂氏必有所不堪而且示天下薄也是乃帝所以不去呂

后者也蘇子曰呂后既不可去故殺樊噲以削呂氏之黨以損其權噲又不然帝素猜忌當時功臣如淮陰侯蕭相國等所共提劍而有天下者皆誅殺之不以爲難彼其於呂氏未嘗有瓜葛之帶也而獨噲也乎噲歿而產祿起劉氏未嘗不危也帝安能盡呂姓而族之乎不去呂后而削呂黨是不除其根而斬其枝何不使之無病而第使其病之不至於殺人且是時非王陵正色朱虛侯委身仗義而徒臨期嘗試於左袒右袒之間則其病亦必至於殺人而後已帝何

愚而少識一至此耶故謂呂氏之禍出於高帝明見之所不及則不足以重高帝之過蘇子所論捏其虛而遮其實此文人之曲說也夫不謀諸大臣而私囑之呂后不得其人如周公武侯者而托之厚重少文之周勃是以不瘳之疾投諸庸醫之手其不至於殺傷人者幸也

毀論上

聖人非無毀也非必有毀見聖人也亦非必因毀而勤脩之之謂聖人也東山之謫崇侯之譖子西之沮

寓林集

卷之二十一

十二

非聖人被之與毀以名生者也名以衰世立者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其奚毀之有名歸之而不能辭好名而名不歸兩相憂而毀生焉然聖人不求名也因名而得毀聖人之遭有不幸也非必毀而後見聖人也德脩而謫興道高而毀來衰世之言也責已也重以周待人也輕以約而以爲是足以無毀乎此非韓子之言也君子有三自反也曰我必不仁必無禮必不忠是因毀而勤脩之者也是猶以毀動者也曰此亦妄人也已與禽獸奚擇哉其猶以意勝者耶非聖

人之言也。聖人不憐而教之，則明誅之。烏忍妄人禽獸而置之也。蓋夫子之言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夫不見知則無能名之。」又烏能毀之。不悔故涅而不淄。

毀論下

古之擅道術者，未有不得名者也。得名者，未有不得毀者也。名與毀，世之所立也。擅道術者不與也。佛氏而聖者，名之曰寂滅，而天下以爲無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道也。老氏而聖者，名之曰清淨，而天下以爲翕張取予之間，有陰謀在也。吾儒出而名之曰

寓林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三

中正而道德仁義禮樂立焉。然而曰黨，曰諂，曰佞，當孔子之身，已不能免矣。蓋莊氏之言曰：「名者實之賓也，余則曰毀者名之仇也。賓者外之也，無心而至者也。仇則有心敵之者也。無實故無名，無毀名之曰庸人，辱莫甚焉。立乎無名無毀之間，聖人目之曰鄉愿。鄉愿德之賊也，庸則委之，賊則亂之，使天下莫得而聽睹，以趨於亾，則聖人復生焉。而名立，世復有甘心者矣。」

陳平

幽逆侯出奇計者六而天下莫不多其智也寓庸子  
曰此智盜也能陰而不陽竊人之有以爲已有也何  
以明之彼棄魏而楚而漢以護軍爲市而竊其金也  
滎陽之危以反間得脫然而黃金四萬斤漢王與之  
而不問出入也則又以滎陽爲市也漢王怒淮陰侯  
之請王也躡漢王而卒許之又竊於良以爲功者也  
淮陰侯無反而不足煩雲夢也誠反而以兵襲雲夢  
卽名之不來名之來無反明矣而因禽之則又竊淮  
陰侯以爲功者也開平城之圍有大功焉昔者張儀

寓林集

卷之二十一

十四

陳丞相

不許鄭袖乎則張儀之智也斬樊噲而以身幸呂后  
而留宿衛也聽王諸呂而漢幾亂此又竊漢以結於  
呂氏也徵王陵徵朱虛侯平安劉乎呂后不疾太尉  
不得入北軍平安劉乎呂王而竊漢漢留而竊平呂  
以爲功錢穀訟獄之弗知又竊丞相而顯之免條侯  
蓋平之言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平亦自醜其智  
也夫竊物者夜行而晝伏欺人所不見而負之以走  
平之智類是乎然能愚天下之人奇其計與子房並  
稱而竊智名也故曰智盜也

漢亂王郎盜名字振動燕趙間滹沱之役光武躡虎尾矣會天幸得脫而馮將軍一則上豆粥再則進麥飯呼吸相護於顛沛流離之際世輒引子輿氏饑餓忍性之論而謂光武君臣能以艱難振高帝之業此三尺豎儒能言之夫同舟而遭風波卽仇讐必以援主臣一飯猥云厚意而帝他日亦稱報哉嗟乎余于是不多馮將軍而多帝也嘗私爲之說曰高皇才大而御將以術卽豁達披瀝往往多英雄欺人之言光

寓林集

卷之二十一

十五

武才密而御將以意其安反側釋危疑不可謂盡去一切之術要之皆赤心也故爲高皇將而危爲光武將而全於馮將軍麥飯知之何者馮將軍功所與帝冒矢石披荆棘與鄧寇相上下者王郎赤眉之戰爲多關中三輔其良弓走狗之地也卽如脫滹沱而北其最得著者在馳信都之援而沾沾以麥飯與哉馮之麥飯鄧之羹火皆余所謂同舟而遭風波以相援者也曷足多乎然則帝也若之何而以此爲厚意也

蓋關中之功大而權重成都人上書至言百姓歸心



號稱咸陽王，則爲馮將軍者亦危矣。帝卽以章示異，下詔開慰，寬然片語，得無外釋而內生猜乎？卽帝衷無他，能令馮將軍渙然冰釋，安枕而享富貴哉？故於其自長安入朝，謂公卿曰：「此吾起兵時主簿也。」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帝之意。若曰：吾一飯不忘，而况乎從河以北，戰關中而鎮三輔者之功乎？則豈非君臣而父子者哉？是帝所以釋嫌疑，安危懼而全馮將軍者也。夫高皇之淮陰，越布功不下馮將軍矣。一言告反而繫之醢之，乃馮將軍。」

寓林集

卷之二十一

十六

以一麥飯而保妻子無恙也，則豈非所御者之心術殊哉？故曰爲高皇將而危，爲光武將而全，於馮將軍麥飯知之，否則以光武君臣而謂其以一飯相報，有市心也乎。

聖人人倫之至

戊戌會試

聖人未嘗爲異於天下人也，卽以其屬乎天下人者，詣其至，故其道常尊而其法常立。夫天下人盡人也，天下人歧而望聖人，又甚踔絕瓌瑰也。謂聖人而無異人，則不稱聖。顧天下方以踔絕瓌瑰者望聖人而

聖人者藉令有瑰意琦行越人倫常者而自爲一楷  
模型范以驚愚詭智則天下必以聖人爲不情之人  
不軌之物而聖人之道亦烏足以行于世而其法亦  
不尊夫惟絜人于倫絜人倫于至天下人可至而不  
知至知至而不能至而聖人至焉聖人之道于是乎  
若規圓矩方天下在其範而乃道尊而乃法立而乃  
號之曰人極善哉乎孟氏推言之也夫天地剖分之  
有生人久矣陰陽搏之水火息之混沌開而英秀出  
命曰人之靈目營耳察手持足行毛眩屬離百骸眩

寓林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七

存命曰人之形甘食美居被衣戴冠味觸聲應悲愉  
相煦姚佚啓態命曰人之情若然者聖人固無以自  
爲詭異于天下人也而胡獨儼然尊稱之曰聖人且  
夫百人之特千人之英萬人之傑則此百千萬人者  
必相與震而駭之爲非常人而况聖人者擅神明妙  
不測邁往古垂來茲又非止英特奇傑非常之稱也  
彼其靈何以通形何以托情何以致何脩何爲何證  
何得而鴻鉅懿鑠之若是曰人倫而已夫人倫者人  
之倫也聖人非有以異也相生而爲父子相臨而爲

君臣相得而爲兄弟相偶而爲夫婦相結而爲朋友  
之交世之人亦猶之聖人也聖人卽欲自爲異亦不  
可得也顧世皆憤憤聖獨昭昭世皆泄泄聖獨臺臺  
世皆一察聖獨大全世皆膠固而墨守聖獨運化而  
耦變又其甚者樂而逃之以爲寂苦而殉之以爲節  
畫而執之以爲經而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文之以  
禮樂以篤父子以隆君臣以親兄弟以偕夫婦以信  
朋友敦之庸之綱之紀之秩叙之參伍之觀其會行  
其通執其中稱其權極其變還其常迫乎所不得已

而行乎所自至是故子可以舍君可以伐兄可以誅  
婦可以棄友可以絕聖人內不媿神明外不恤物議  
信寸心而質千古而天下人之爲父子爲君臣爲兄  
弟夫婦朋友稱性以應物易地而合道以求無失乎  
其爲人亦不過如是而止卽欲毫末增之不得卽欲  
毫末減之不得聖人者若規規圓若矩矩方而離朱  
之明般倕之巧以及天下之庸工拙匠俱不得以意  
出入故曰至也故世皆以習移形以形滑情以情汨  
靈而聖人以人之倫篤其情以人之倫充其形以人

之倫徹其靈不習而利無爲而成故曰至也辟行者  
于家然衆人弱喪賢者息肩聖人直于其至者至之  
而已故天地冒人以形範人以倫聖人者代出而遞  
爲之君而還以爲人倫範上爲皇王下爲玄素千聖  
萬古匹夫匹婦靡不繇也故曰至也堯舜之道人倫  
而已彼其遜五品開萬類錫皇極位三才鴻茂勳華  
薰蒸泰和天下僉稱曰至治蕩蕩巍巍無名無爲天  
下僉稱曰至德而就知皆自人倫之至出天下人固  
日囿于其規矩中戴圓履方而特不自知者哉夫舉

人倫之至稱聖人舉聖人稱堯舜則聖人豈神師天  
帝玄邈寥絕于人間世而人倫者亦豈天降地出之  
物乎奈之何當戰國之末流其君臣相習爲縱橫掉  
闔兵戈之言舉人倫而弁髦之而又有楊墨二氏者  
以無父無君之術塗民耳目天下春春大亂故孟氏  
不得已挈聖人人倫之說而救之也夫孟氏道性善  
者也性無聲臭善無象跡吾不可以舉似天下人必  
以吾說爲幽眇而不可信于是乎亟稱人倫人倫又  
慮其湮汨不信而必稱堯舜若曰匪堯舜則桀紂矣

而自智自賢彼左車之策不行田豐之計不納不爲敵國資乎古今以來英雄之困而千慮一朱庸夫之倖而千慮一得豈必千里之外易世之後哉微乎微乎毫釐之間始哉始哉呼吸之際所爭不多先之一言而已矣故勝有在于十年之前生聚之教訓之者越鴟夷子是也勝有在于數歲之前期月可望屯金城制羗虜漢趙營平是也勝在于日月之前者三月而破吳楚旬日而至郤陽是也勝有在于晨夕之前者夜而幟拔曉而營立者是也俊傑識時如此類者

甚多此非可以一人一時一事更僕而數之也是故或增或減之弱之強或遠或近之變之常或淹或速若翁若張用伏用間自陰自陽或亂而取或誘而降出不意而攻無備堅壁立而誤多方無有後而獲勝固有先而不昌鬼神之所莫知而自神自鬼天地之所未起而潛天潛地王者不得則不王霸者不得則不伯強者不得則不強王可以不先戰而勝孟津之師可不觀也伯可以不先戰而勝內政之脩可不設也強可以不先戰而勝遠交近攻之計可不用也隆

中計畫。鼎足以立。築壇數語。秦項以誅。仲華杖策而攀附。景略捫虱而高談。豈在勝負。旣判搶攘。甫定之秋哉。故曰。太上伐謀。王者貴謀。而賤戰。兵以計爲本。此先勝而戰之說也。如奕棋然。先手者勝。如馳馬然。先御者勝。如發弩者然。先審括者勝。若髮之繫鈞。若磁之引鐵。若水之決溜。若走狗之獵兔。若饑鷹之攫食。若呼之隨吸。而響之答聲。至矣哉。先之爲言也。行變化而妙神明。譚勝兵者。其孰有能越此者乎。雖然。兵先戰也。戰先勝也。而先之先勝之勝者。何居。有點。

妍媸于鏡中。則明不現。懸輕重于衡側。則權不定。介成敗得失于胷中。則應不靈。故善戰者。處靜以觀動。函虛以御實。居無事而行有事。無彼己之形。而知彼己。故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征則無敵。其凝也神。一其過也化行。故善萬物而不爭。天下卒莫與爭。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先之先勝之勝也。嗚呼。此豈兵家之所能知也哉。

寓林集卷之二十二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策

第一問 法祖

戊戌會試

自王安石以祖宗不足法之說註誤人主而拘儒小  
生語更弦易轍之舉以爲長亂生事不可聞于君上  
愚以爲不然也仲尼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趙  
奢善將兵而趙括讀其書墨守之以敗以此語法祖  
似之而非者也則明問所謂神理之論是也夫神

寓林集

卷之二十二

一

理者非天降非地出非一人私智非一家私藏會于  
情參于變耦于時通于理而妙于神其端幽眇不可  
見而其幾微時相往來要以治世安民釀泰寧保危  
亾而已古今祖孫一物也嗟乎世寧有屑越祖宗而  
可爲子孫計者哉顧有似之而不似有不似之而似  
有有似有不似而時似之者夫誠運于神理之符當  
其似卽五帝三王綿邈千載上而不隔況吾祖乎如  
其非卽一人之身一時之法而再三五六易可也則

善法祖者也我高皇帝開闢區宇功德冠千古無

兩其創業垂世與漢高同而永樂洪熙以來爲宣  
廟之寬爲憲廟之靜爲孝廟之深仁厚澤大略  
與漢之文景清靜恭儉者同而粹白精宏之理過之  
蓋至肅皇帝若嚴霜威而雷霆振爛然又一變矣  
然當搶攘治平之後不爲清政寬仁不可承正德之  
做人玩法輕不爲嚴肅振刷不可蓋肅皇于列

祖所謂不似之而神理似者也皇上纘基御曆二  
十餘禩矣聽觀無壅大小必攬或者窺近似之跡疑  
于法肅皇而愚以爲不盡然也當嘉靖時一喜卽  
寓林集

卷之二十二

二

愉快一世一怒卽讐懾一世所寵卽羣臣莫敢望所  
誅卽羣臣莫敢請虜不得搖邊陲倭不得搖海上強  
臣奸宦不得搖廟算天下賢才未必盡用而用者無  
不展之氣無不畢之願皇上不盡然也優客似寬  
而劄直伏于下察賢智滯于草澤則似未寬深居無  
爲似靜而芟夷苛于左右誅求畢于山海則似未靜  
十年前總覽似嚴肅而十年以後智細于淵察意  
弛于網漏卽國之神奸大猾尚寬在宥又不盡似肅  
竊謂充皇上之神聖可以無所不似而今尚未歸



于一似也。夫人性有強柔，受命于天，而天下事有寬猛，張弛不可一槩量。非謂違事拂性，別有經綸之略，政不當執大全之論而廢一似之真，要得其真有所似者，歸之一可也。要于似之中，救其不似者，歸之真可也。皇上深居內庭，與宦官宮妾俱而朝講不御，羣臣不接，則所謂似不似之間，皇上或疎于自照，而諸臣亦徒以聞聲察影，用其蠡測，又安所得其似。寬似靜似嚴肅者，與有不似者，而微察顯諍之故，真能寬仁則強幹亦出矣。真能似肅毅則容德亦出矣。

寓林集

卷之二十一

三

策

卽 祖宗神理可以時相往來而咸五登三，世世治安可也。不然則安危治亂之機亦未定也。故惟善變通者爲能肖神理，能肖神理者爲能法祖宗。不然則孔子變魯至道之說爲紛更周公者矣。

第二問

臣術

管子曰：權者神聖之所藉也。夫人主有權，何可一日不行于天下。然非恣睢獨任，狎羣臣而行其意之謂也。惟主不自爲人，臣各致其爲，令人主優游神明，獨攬獨照于上，而其權乃尊。故君無爲，臣有爲，君用靜。

臣用動君用令臣用其君用逸用要臣用勞用詳無  
爲故皇極建而容臣下之爲故威福行權者所以伸  
其道而爲之藉非與道相軋之物也人臣者使明主  
明于無爲之道以效吾有爲之職而乃可以尊主權  
而乃可以比一體洽泰交矣夫以主上英明獨運  
堯舜不難寧減漢宣二三廷臣竭調鼎之力矢補衮  
之忠亦豈出趙充國下哉然而陛簾勢絕釜鬲形成  
批鱗疑逆而從容疑于窺探順指疑諛而觸冒又疑  
于欺罔上愈疑而愈孤下愈疑而愈危其故何哉或

寓林集

卷之二十二

四

者未開于無爲之旨而篤于有爲之誼歟愚竊以人  
臣欲開無爲而篤有爲其術有三而口舌不與焉一  
曰誠一曰才一曰機夫唐德宗猜疑刻忌之主也陸  
贄上疏每言致今日之亂者皆羣臣之過非陛下之  
失諸葛武侯出師一不利輒引咎自罪故兩主一心  
靡言不開以主上神聖銳意思理豈其與猜忌之  
唐德同量諸臣晉接雖希而傳宣尚通也天顏難  
親而九闈可叩也夫誠至誠感動呼號待罪而有不  
憬然悟翻然動者乎此一術也賈誼痛哭之疏不行

于漢文而充國忠言顧能得之于漢宣充國非獨以言也彼其請屯置簿刻日報月功見言信可以執券取償而今海內多事上疏請纓者比比而是而付托之效索之儒紳介胄中有與充國埒者乎若此又何怪乎言計不見用也故竭才致用一術也從容陳說不可觸冒牴牾不可言事一不合窮而無所入吾乃匿其拙而貽譏君上又可乎納之于牖遇之于巷引其明撥樞而動動無不開彼魏徵之獻替梁公之周旋察主淫辟猶相感諭而況明明之后有蔽豐諫

寓林集

卷之二十二

五

策

而掩日中者乎故因機用導一術也如是故人主曉然知人臣有爲之益而吾可以享無爲之安故有言必俞有功必收臣不失分而主不失道臣不失職而主不失權何忤于乾剛何傷于責難哉然長孫無忌唐貴戚臣也王旦宋諗士也一爲貨賄所餌而卒不能救廢后之釁天書之誕故惟無欲之臣乃可以行三術此伊呂匡扶之略也

第三問

用士

語曰大厦之材非一木之枝也千金之裘非一狐之

腋也太平之理非一士之略也夫天下無士誰與共天下哉古今語道術才猶冠絕百代者孰與周姬公漢武侯彼且一沐三握一食三吐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載質而通謁者索索不絕豈其好爲俯躬磬折博撝謙之虛名隆下士之浮譽哉得士則昌失士則亾貴士則安賤士則危安危存亾之原在士趨舍故不難以其心爲谿谷而以其身爲臣虜夫王介甫驚悍之材也李文饒褊狡之士也長平武夫平津阿世而賣名聲人也安世師德垢穢自甘者也安足論哉山

羊二王醇密好修彼未嘗不須爲士直不欲以虛名爲天下招而激之兢也夫有聚私門則有散公門有渙小羣則有成大羣不可謂法家言與吾儒之說相刺謬然滄海爲王不辭百谷明鏡爲光不疲屢照水水爲鑑不避妍媸士君子欲匡朝定國戮力時艱奈何避阿世之嫌違吐握之節而失天下豪傑鄉往之心乎第賢者得士端而不肖者邪賢者得士清而不肖者污賢者得士真而不肖者僞賢者得士平而不肖者激羶慕蠅附俛仰鼻息其名曰污背公歿黨任

倏好氣其名曰邪揮塵清虛擊壺慨慷其名曰僞榜  
門標戶雌黃交譏其名曰激夫至于激而爲名愈高  
爲禍愈烈士受錮而國受殃東漢末唐牛李宋洛蜀  
可鑒已得士如此不如無士此嚮者王李所非也然  
士讀天下書懷奇負俊修之奧渫著之巖廊其甘爲  
沉淵鑿坯稿寂巖穴者幾人其能色舉神飛高翔霄  
漢者幾人彼其軼軻磊落之氣不揚眉公門則必搯  
擊私室不勒之爲旂常竹帛則必激之爲清標夸節  
不傾身以注我則必回面以向彼勢也嗟乎天實生

寓林集

卷之二十二

七

策

士爲天下用而大臣者旣以身任天下之重乃疏士  
不用棄士不納使賢材不畢其技廟堂不收其勲而  
甚且使之易面回心肝膽楚越化蕙荃爲荆棘以傾  
皇路搖海內天下亦何貴于若人爲哉無論平世昔  
者僞周之朝唐室幾覆狄梁公薦張柬之爲相而吉  
頊諸人相與立夾日虞淵之功當是時天下之小才  
纖智不少若而人而至引蘇模稜與柬之同薦武后  
乃狎其易與而柬之輩亦遂得深入而無所忌以徐  
爲之謀古大臣爲國忠計不惟不避薦士名而亦不

避薦匪人諉以妙其用如此夫至于模稜可用而天下無不可用之士此周公所以吐哺握髮而不倦者也

第四問

夷虜

天下猶奕碁也奕豈有常勝之局亦豈有常負之局哉善奕者度其大小輕重先後而爲之算故一方不以一子易也大方不以小方易也全局又不以大方易也夫明聖之理舞于羽英略之主圖王會此誠不可以遙度要歸之大小輕重先後則定算之勝久矣

寓林集

卷之二十二

八

天下全局也西北驕虜與東南狡倭大方也緬播田黎諸酋小方也猺獠蛋蠻西南夷諸種與海外數十國以子計者也 聖主在御雄俊滿海內寧詎無馮軾東藩請纓南粵慷慨報國家之士哉顧自趙括輕秦李信易楚而賈生少年管中行之策老成人羞言之故觀于輕重大小先後之形定必勝之局而精于審勢審敵之論此善以國奕者也故曰多算勝少算不勝嘗試算之西南諸夷種與海外諸國易聚易散者也此不足置較播緬二酋法室以撫綏爲長而當

其梗則先討之使震讐而後可撫懷堅也安南我郡  
縣置者也封而羈之爲長而有不臣則一創之不難  
不當絕也此猶其小者也今之大患莫重于西北之  
虜與東南之倭而倭尤叵測其勢方急何者虜三世  
拜王爵俺答黃台吉帖魯受命而倭殊不受封也虜  
性犬羊羣而來羣而往其欲在掠其利在市款我卽  
不能空幕南令陰山哭乎顧不難委數萬金繒帛之  
而倭不受罔也虜飽其意去意動則復來無大狂逞  
心性亦不能于我土而倭智滑甚其人與中國相習

爲奸彼且飽且佚且聲且寂以伺吾瑕而疲我意復  
不可知也 國家所以禦虜順則羈逆則絕一歲順  
則一歲羈否則絕此卽未可云勝算然不甚失策所  
策倭也則全謬矣始以奸人相搆失之輕封辱國羞  
朝廷甚矣頃又失之輕戰我所施兩策俱小敗敗可  
復悞乎遼陽天津登萊近稍稱有備然所召募兵皆  
白徒烏合人未可戰淮陽南北咽喉浙閩東南一大  
肩臂彼揚帆犯之四方且策應不支勢一搖動而虜  
必與之搆而合諸小夷行貨閩粵亦必因而煽結以

起是動一倭而夷虜且交訖互爲難此莫大之患也  
當今之計宜練精兵時糧餉堅壁清野勿與戰亦陽  
示之弱使易我伺可戰乃與之死戰一大創之而計  
久安吾寧用羈縻于虜用撫綏于諸小夷而一其全  
力于倭倭熾而虜氣且破諸夷亦喪魄可鞭笞使此  
大勝算也雖然此猶其外也師旅繁興天下騷動民  
不安其處士大夫多仰屋而歎叫閭無門恐天下復  
有陳勝張角黃巢之變成崩解之勢如此則全局敗  
矣雖然顧人何如耳世有于忠肅則無憂虜世有湯  
萬林集

卷之二十二

十

信國胡少保則無憂倭世有馬項余席諸公卿則無  
憂諸蠻夷蓋國手而握勝局乃所稱天子守四夷固  
苞桑者乎

第五問 兵餉

天下未有無兵而可以戰者未有無餉而可以兵者  
未有無財而可以餉者夫京師十三營與天下衛所  
皆兵也兵胡以弱四方所轉輸民運京運並以給餉  
餉胡以竭其必有自矣兵所以弱者將貪也將貪則  
多侵牟其卒伍勢不得重簡閱故兵不得強而餉廩



則如故。當其無事，苟且枝梧。士耽于惰，而將弛于貪。及有事，急不可他遣。其惰且貪者，勢皆弗可用。時又不足行簡閱法，而其貪與惰者，卒不可用。勢不得不召募。召募廣，則餉益以增。而國用益不給。此必然之數也。今天下陸海川澤之藏，與輸粟贖罪一切之法，無一不納之縣官，而民之脂膏亦復腴。且削勢，必不可復加賦。算斂千里之師，百萬之衆，安能枵腹而荷干戈，與敵人爭一旦之命。然則餉將安出，而兵且安強哉。嗟！資馬價並貯以待邊，且竭矣。其不能鬼神輸

而泉海溢，明甚稅權市店鑄山穴礦一切苟且之術。與支連籍沒長刁詐驅富戶搖本實散良民之心，非治世所宜有。豈遂束手嘆無術乎。愚計臨事而治，標法無過節，縮而患請于上之不力也。計時而治，本法無過屯田而患行之不必也。夫豫章苦陶，秦晉三吳苦機杼，隴蜀荆楚苦材，今孽火災怪異迭見，宮室不宐過治。上方之衣服器皿用復有餘，陳陳朽蠹歲計百萬，此不可稍請停減借之給軍興乎。諸冗員冗食，豈必削之冠紳，卽冠紳歲捐幾何。彼金吾羽林

水衡將作之屬。又不可稍一淘汰而借之給軍興乎。此所謂標論也。屯田之法則古今名賢未有不以此實根本。富百姓。足兵食。殲敵人者。充國困羗則屯金城。諸葛再出伐魏則屯渭濱。曹操聽棗祗策則屯許下。羊祜伐魏則屯襄陽。皆已事勝算也。業已聞。俞旨行之青齊矣。此天下生靈之幸而戰氣已固矣。然屯之利不可卒辦。而屯之法所需得人。夫刻歲時。廣開墾。覈器具。非有司不可也。清豪貴之侵占。課有司之勤惰。不避怨。不濡尾。非執法不可也。舉青齊而諸

方荒田可知。舉營衛所屯。而民間可知。無方不可屯。則無方之兵不可餉。所耕足所食。所養足所戰。而形強勢壯。又何憂南倭北虜。四方勃發之虞哉。然無屯則患貧。有屯又復患將。貪將貪則卒疲。而屯壞。屯壞則慮復還于貧。而兵仍憂無餉。無餉則國仍憂無兵。夫惟有馬不入廐。金不入懷之將。而後可與制兵。有食不重肉。衣不重帛之相。以澄主德。清寵賂。而後可以御將。如此則計何必劉晏。算何必桑孔。而世亦何必洪永成弘。乃稱豐美哉。倘亦足以酌執事者焦心。

畜艾之圖也

問善戰者必識地形而地形無越水陸兩者古  
之鉅鹿井陘赤壁淝水其雄也外此可稱論  
者幾吳越利水戰燕趙利陸戰此其遠者江  
以西號三楚甌粵荆吳之交水陸之衝也而  
饒九多水險南贛多陸阻亦有水陸互扼之  
區其要害何在水之用舟艦陸之用車騎常  
也今之哨船騎步可得其用否其器械士卒  
攻守之具有同有異各有空用何居都司轄  
衛所操有專闡其將領各信地演習法當於  
用者有幾

寓林集

卷之二十二

十三

策

高皇帝平定南北起豫章王文成回舟南昌擒寧庶  
人水陸戰勝之策亦可祖而用之否昔人聚  
米爲山谷圖上金城方略曾有完形而後從  
事無稽之言嘗試之論不可用也若夫九地  
之下變化因敵又有不可得而言者矣諸生  
其以可言可用者著於篇 戊午武錄

兵有五勝地其一焉明於險易之形不失其利者武

之經也。通乎九變之情，不制於地者，將之權也。悉其經，然後可以語權。孫子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則水陸錯置之區，其扼塞要害，不可以不講也。吳越燕趙，其遠者；江西宅吳楚，三越之中，從而不廣，險阻既分，以四鄰爲守，意者聖王興則先服，天下擾則後動，非必爭之地。然古帝王經營天下，暨我高皇帝起東南，皆若以豫章爲爭地，何也？蓋其與鄰共者，三垂之阻爾。乃若其北，長江灌輸吳楚，而九江饒州當其折而納其漕，居綰轂之會，無阻塞之

樹，斯亦以一面受中原者，非此則三楚之形猶割，而百越之貨不通。勾吳以南，非其有也。且五湖之奧，彭蠡叅焉，豪傑亦多以起。若漢初之番君，元末之僞漢，皆擁其資以觀天下之勢，地惡得不爭，竊以爲三方之有警也。大都失職轉徙之氓，抽藏亾命之輩，徜徉躡躅，計不越乎負嵎而已。今國家泰寧，長世三江，清晏水無膠舟，陸無敗輶，似可無深慮。而旱潦連歲，民不堪命，卽甌越無警，而遼東冀北，漸蠢動，師旅騷騁，必有備乃無患，則險易之途焉，得而不論，設有不

逞之徒弄潢池之兵負荐窺之志則自南者必建瓴而下於江自北者必斬關而入於湖又其黠者或由湖而陸取間道直窺雷京先臣御史楊必進之言亦一慮也然則江湖者江西之大門戶一矣其三方陬隧爾何也門戶者內扇一方外關乎天下卽以明已事徵之深入而取陳友諒者高皇帝也疾出而趨雷京幸而不濟者武宗之逆濠也竊發山谷之間患苦近地卽定有淹速未聞一艇一甲爭於湖上而逸出乎江中三方之寇也故曰陬隧而已矣雖然

寓林集

卷之二十二

策

華林一震遂破瑞州桶岡洲頭諸寇延乎楚粵之境地方千餘里至發大同及廣西岑猛兵始議開督府虔中以鎮壓之事頗不微淺然則承平之所備者盜爾亦安可忽焉而不講哉夫語水險曰饒九語陸阻曰南贛矣陸阻者非獨南贛有之也南昌之武寧靖安寧州越南康所屬而西遂爲西境武昌其鄰矣而東引奉新南折高安多崇山宵谷斯亦一陬隧也正德致討於華林萬曆創戍於銅鼓斯其效已迤西而南袁州之萬載萍鄉奧區墳衍接乎長沙亦一陬隧

也。又由是而南，南安界乎南雄，贛州界乎汀惠，盜賊爲劇，則龍南之東，桃信豐之平岡，興國之梅窖，皆阨隧也。而寧都會昌，尤爲閩粵衝，兵寇之興，必不得閉關而高枕也。由是而東，撫州建昌、廣信，雖陸通閩浙，水會鄱湖，昔不聞其劇，乃迤東而北，則饒州萬年之桃源，深密沃茂，故稱盜窟，正德間夷以爲縣者也。此猶曰桶岡、高砂、橫峰之屬，內梗而已。越而西北，則九江之瑞昌、層岡、險磧，西連大冶，又一馭隧也。然則饒九之與南昌，水險矣。而陸阻兼焉。南贛陸阻也，而水

陸互扼，亦必歸之何也。曩所慮嶺海之寇，下章貢而趨江，不可不遏也。權一方之劇，易則深山之警，七大澤之警，三察大勢而稽往烈，則陸戰未有聞其雄者。南瑞不靖，雖嘗動邊兵，命卿將，師大而賊小，猶竊駭之。乃若僞漢逆濠，芟夷平定之，皆在彭蠡章貢間，水戰則可謂雄也已。夫兩戰勢異而法一焉。唐李靖曰：兵法卽千萬言，惟致人而不致於人，一語盡之。致之術有二，使其入矣而不能不出，而與我逆者，高皇帝之致僞漢是也。蓋友諒方圍南昌不下，堅城在內。

大兵在外肯坐而成禽乎。故其計不能不出。惟出也。而我師武臣力爲不再舉之役。深入死鬪。鮮不克矣。使其出矣而不能不入。而與我逆者。王文成之致逆濠是也。蓋濠方攻安慶不克。堅城在外。大兵在內。亦肯坐而成禽乎。故其計不能不入。惟入也。而我形格勢禁。使無復歸之路。乘其懼而遏其窮。若釜魚檻獸。然。故曰致人之法一也。明乎法者。水陸亦何異之有。文成陸戰之策。其擒寧庶人未之用。其平桶岡。洑頭。則用之。彼分兵數道。先克橫水。左溪。兩大寨。分捕其

窟二十餘所。而後乃夾攻桶岡。誘破洑頭。彼腹背受敵。不能走。而西連橫水。不必致而已。取諸其懷矣。嗟乎。山川存而事往。執事有意乎。高帝文成之略。欲相祖用意。教多士以法。則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萬世不易也。其戰之雄。班班史冊者。夫人而能言之。吳楚昔稱水戰。江西以水事著者。亦屢屢晉之豫章。淦口等戰。其遠者。漢武帝有事南越。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橫浦。以趨番禺。蓋取道而已。而世未聞稱說之者。南贛扼水陸。江湖爲門戶。益徵於此矣。若夫器

械士卒。教令攻守之備。無問水事陸事。烏得而弗講。士卒者。所與踰高赴深者也。器械者。舟楫車騎五兵也。教令者。練習也。三物具而士卒之長技將帥之勝場備矣。江南非車騎之地。陸事寡。水事衆。今欲講險野之車制。寓軍興於却馬乎。徒爲人士所迂笑。惟練步卒。備水軍。至急。然湖口增設一軍。而以九江關稅之羨。製戰船百艘。非無議者也。而以爲填衛所。暨各汛地兵。非不操練也。而以爲文。夫所備在水。而諸舟艦絕。江浮海。平乘走舸之屬。何在。所熟練在教令。而

古五行六花魚麗鵠鵝諸陣法。孰習。所仗在器械。而戈矛刀戟劍盾弓弩鉤挺火器之手。射必貫。刺必入。所當必折。所觸必碎者。孰技別而耦比。彼夫水上習之。而車徒用之者。幾于塵飯土偶耳。何益乎。夫今天下不爲無事矣。有事而奈何。無兵。憶逆濠之始出也。文成倉卒。檄郡縣兵。會於臨江。刻日而至。雖其聲義於忠憤。謀速於鬼神。乃郡縣則猶有兵矣。而今何如哉。諸郡縣精常兵。第以僕文書往來。與勾呼奔走之役。未嘗操弓矢持戈楯也。闔十三郡兵。不過二萬餘。



人而省會所屯聚土兵浙兵軍兵額不滿千六百人  
季輪巡湖兵出各信地六百名而羨其存操者無千  
人內老弱十之三非盡精強也都閩轄衛所衛所轄  
隊長什伍名相攝耳而又督理之以郡軍廳查點賞  
罰閩衛不能有其權彼其于兵若市僧游民然不相  
習也雖有劍戟弓馬車騎之術誰爲訓而練之哨船  
各以水廣狹定兵多少然僅供遊徼具旗號相聲援  
耳江湖寇盜不聞有縛致截殺者陸地守城堡供官  
府旌旄旗鼓之飾嘗試問千夫百夫長各舉驍騰悍  
勇卒姓名幾何人則舌舉而不下可謂有兵乎各要  
害亾論樓櫓不備壯馬不畜卽所稱走舸輕騎十不  
具一而刀戟劍楯朽鈍而不堪用炮箭噴筒比于一  
吹卽水陸操演等之狙猿之弄兒童之戲亦未實行  
夫挑精銳汰老細懲惰窳之法而又安得有兵乎明  
問所及器械士卒攻守之具操演之法水陸所宜用  
以愚生所窺總歸之無備不可得而同異之也故曰  
練步卒備水軍急也夫使有兵而擇將有將而據地  
因地而設形因形而用奇卽閩閩舟楫之鄉舍而入

大隧之阻可孟德戎馬之區去而乘江陵之險亦可  
彼夫項王酣戰於鉅鹿淮陰背水於井陘周郎破浪  
於赤壁謝玄却敵於淝水神而明之所謂變化九地  
之下此將權也臨敵妙用奇正無窮亦何得而預言  
之哉生之竭一得陳水陸之備不過如此至足兵食  
固根本防崩解之漸關於廟議在伏波聚山谷營  
平圖方略之先當事者審計之猶未敢盡吐焉

問太公論將有五材而冠以勇其論勇士十有  
一勇以外無可舉與曹劌之言曰戰勇氣也

是勇氣者何繇而生孫子曰殺敵者怒也則  
生於怒與三代而後古名將之善用怒者幾  
人夫兵家所恃惟飽待饑強克弱衆御寡壯  
銳鐵老病吉祥銷禍敗反是者凶而善用怒  
者反之亦勝其事可指歟

國家履全盛承平之日長往者島夷播酋寧夏之  
役所向獻捷頃遼左告急

主上坐深宮未見赫然震動也第令徵兵籌餉當事  
者日焦苦不足召宿將數輩赴闕逡巡不前

頃雖襲殺夷以首功告捷然潛出疾入未聞  
堂堂正正鼓行而前豈將弗勇與抑將將者  
未能使之勇與夫一怒安民文武兢烈

赫聲濯靈所以激怒將士而振其勇者安在江右三  
楚之氣稱慄敢諸生所蓄積素矣其慷慨言  
之母遜  
戊午武錄

天下之人未有生而無氣者也未有生而無心與膽  
者也怒生于心決于膽而侔于氣自非木石灰槁一  
觸於怒必有所鬱勃憤盈而不能已凡毛髮爪距之

寓林集

卷之二十二

二十一

倫皆然而况戰乎曹劌之言曰戰勇氣也然氣之瀾  
漫而橫發取決于膽膽爲怒是鼓氣之橐籥鼓十人  
之氣爲百人之用鼓百人之氣爲千萬人之用此將  
能也人而無氣雖有忠義之懷等于虓羸百萬之衆  
等于樗散而况乎忠衰兵惰者乎故人主不怒無以  
策將將不怒無以勵士卒士卒不怒無以破敵孫子  
曰殺敵者怒也怒之爲用大矣哉略言之似叫號咆  
哮一武夫力士之粗精之則神鼓舞通呼吸貫金石  
動天地提百萬之衆如小兒而九閩之上萬里之外

如一席執事之言曰勇氣何繇而生愚以爲生于怒者是氣籥也三代以來名材大將其孰能踰之太公論將有五材曰智仁信忠而冠以勇其論練士自敢死而待命凡十有一而總統之大勇惟是一怒之用挺爲智仁信忠分爲十有一張設輕重萬竅俱發命曰氣機非勇之外更有一物可參而別有權以撓之也今夫以鄉飲酒之禮禮軍市以揖讓之容救焚溺以懲忿戒鬪之理剗天下武夫力士摧鋒陷陣之氣此天下至迂腐漫漶之人也而可與論將乎古之名

將不可勝數夷考其跡所以用怒者遲敏沉浮不同量俱以氣決膽略見稱衛社稷之靈弘撻伐之威垂竹帛之業未有懨懨碌碌而僥倖萬一者也故將惟能怒者有膽有膽者有氣有氣者戰勝此不必帶甲數十萬也不必河山表裏而踞其雄也不必糗糧宿飽也亦不必皆壯銳之卒吉祥之徵而乘勝長驅之捷也亦不必其有一劍之授三錫之寵也有弱可強寡可衆老可壯病可起饑可飽灾可祥敗可功專擅可以立威者何以明其然也漢李廣以四千騎破左

賢王四萬騎曹操下荊州擁衆八十餘萬周瑜用精卒三萬燒而走之此所謂弱可強寡可衆者也秦軍敗于楚王翦以計不用謝病歸老而秦王強起爲將休士養銳而擊平之諸羗畔趙充國年七十餘自謂亡踰老臣上方略先誅先零定諸羗振旅而還此所謂老可壯病可起者也耿恭以單兵當匈奴吏士饑困鬻弩爲糧出萬馱殺醜虜數千檀道濟與魏軍戰糧食已罄士無鬪心道濟夜唱籌量沙魏軍以爲糧有餘不敢逼身自出圍全軍而反此所謂饑可飽者

也楚公子心與齊戰時有暉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暉何知以暉鬪者固倒而勝焉明日戰大破齊師李孝恭討輔公佑將發饗士杯酒變爲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此賊臣授首之祥盡飲罷衆心爲安遂擒佑平江南此所謂灾可祥者也賀若弼與陳將蕭摩訶戰於蔣山軍屢却乃伏林中縱烟自隱伺其爭掠衆亂突出急擊之遂擒摩訶唐北賊酋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亂不能整李嗣業卽袒持長刀大呼出陣殺數十人陣復整所向無前

斬晉六萬級此所謂敗可爲功者也乃若郭子儀單騎入虜而降回紇三十萬衆陳湯矯制發諸國兵而破郅支單于西夷惴伏此豈必倚兵甲之盛需尺一之詔哉怒激于衷而膽決于事氣挺七尺之表而威揚萬里之外也豈非勇氣之符而將略之雄者哉今國家履全盛享承平之日久往者島夷播酋寧夏之役不曠歲而報捷以爲禍亂固易剪耳今遼薊作難三輔震動有識之士咸抱杞人之憂而主上坐深宮恬不爲恠第令徵兵籌餉名宿將數輩賈餘勇赴鬪然徵兵而兵未練以騷動疆界聞不聞轉戰也籌餉而大司農日焦苦不足盡衰世一切苟且搜括之術而尚虞老匱也所名故宿將盛氣而馳遂巡不前清河旣陷政主憂臣辱之時而且頓兵邊關未聞有蹀血單刀而入者豈前勇而今怯歟以爲亾兵則四千有奇之兵不減于李廣之騎也以爲亾餉則未至鬻弩量沙之窘也以爲亾事權則璽書之下寶劍之授主上所以隆節鉞而授閫外者不謂不嚴重也乃不接刃而顧慮遲疑之形舉上下將相矍矍乎

索索乎若大厦之傾而纍卵之危何也。生以爲非亾兵餉也，直亾氣耳，非亾氣也。直亾膽耳，亾怒耳。夫惟心怒則膽決，膽決則氣壯，氣壯則威揚，故可以轉輕寡，庭弱而爲鷙悍，勇敢繇前所言曹劇李嗣業之流。夫豈有四目兩口異乎凡人哉？昔者樂毅拔齊七十餘城，惟莒卽墨未下，田單因燕人忿借以怒激齊人，乃嗾燕人剽齊降卒置前行而齊人見者皆怒，又嗾燕人掘城外塚墓燒死人，卽墨人望見皆涕泣欲出戰，其怒十倍，乃以壯士五千人驅火牛走燕軍，燕

寓林集

卷之二十二

二五

軍驚潰，遂夷殺其將騎，刦而七十餘城皆復爲齊。然則五千人七十餘城，皆以一怒而振奮，踊距起，今所集諸道兵數萬，豈出五千人下而方張初集之銳氣乃不足，以當昔人殘敗瘡痍之孤城乎？生所太息于亾怒者此也。然而非亾怒也，無所以使之怒者何也？天下一身，主上者心也，文武將吏四肢百骸也，心一怒而後手足振蹈，皆裂髮豎戟，鬣奮張，今主

上方在寂然不動之時，叩之不應，撼之不驚，急則出一二旨，荅羣下之請耳，而俯髀思用者何人前箸

孽畫者何人士卒暴露于外爲 國家禦強虜而內  
祭朽蠹尚吝一毛諸將吏前此誤敗與今此之逗遛  
逡巡者曾未置之于理頃雖速一億帥而尚俟勘奏  
不卽正法如是而望大將能奉威令如古之戮倖臣  
戮慶姬斬士之不用命者乎士卒有喜而趨距憤而  
流涕惟上所驅赴者乎此皆必不可得者也何者心  
不奮發則神氣不振神氣不振則骨節皆痿是以策  
之而不赴作之而不起舉國皇皇無不談虜色變而  
出關諸將自陷清河以後惟聞報一再殺虜百餘人

寓林集

卷之二十二

二十六

上首功幕府侈爲奇捷然以掩襲取之又以百餘人  
而致一級不聞交鋒大創也合諸路之兵幾數萬所  
發糧餉亦數十萬未至大亾藉資而大臣卽矢睢陽  
張許之願大將卽有驅羊鬪虎之恐萬一夷虜至于  
交訐兵餉果至乏絕城邑披靡軍徒破傷將直付之  
無可奈何而已耶生所謂人主不怒無以策將將不  
怒無以勵士卒士卒不怒無以破敵者此也故曰家  
無怒咎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怒刑則百  
姓之互相侵也立見人主不怒則何以磨礪智勇緝



寧區宇鞭笞四夷大臣業已奉廟算受命疆場賞于  
祖戮于社惟天子之威靈在而臨么麼之小醜遭  
衝突之小創卽相顧錯愕幾乎不可奈何之地嗚呼  
其亦不勇之甚矣雖然怒逆德也亦顧所以用之怒  
以敵生毒天下而民從之則順道也文武之師秦皇  
漢武之兵不啻烈霜之與毒霧啗啞叱咤之雄與薄  
伐張皇之威不啻砲火之與雷霆大都怒在安民而  
以敵生則成怒在悞愼而以忿生則敗昔者張睢陽  
每與賊戰齒皆碎裂恨不生啖虜胡景略與趙祖悅  
寓林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七  
交惡志在陷害亦怒齧其齒流血嗟乎此其怒豈可  
同日而語哉若夫辱巾幗而不動數嫚罵激挑而不  
出其靜如山其發如霆此又以不怒而善怒之用所  
謂至勇伏于至怯者也匹夫之剛一劍之任祇敗乃  
國事而爲豪傑所嗤笑曷足貴乎儻太公所論將寇  
勇于五材之上者其指如是乎故曰用人之勇去其  
怒與殺敵者怒論者空兩存焉而生以爲今日之事  
勢求一怒焉已矣

